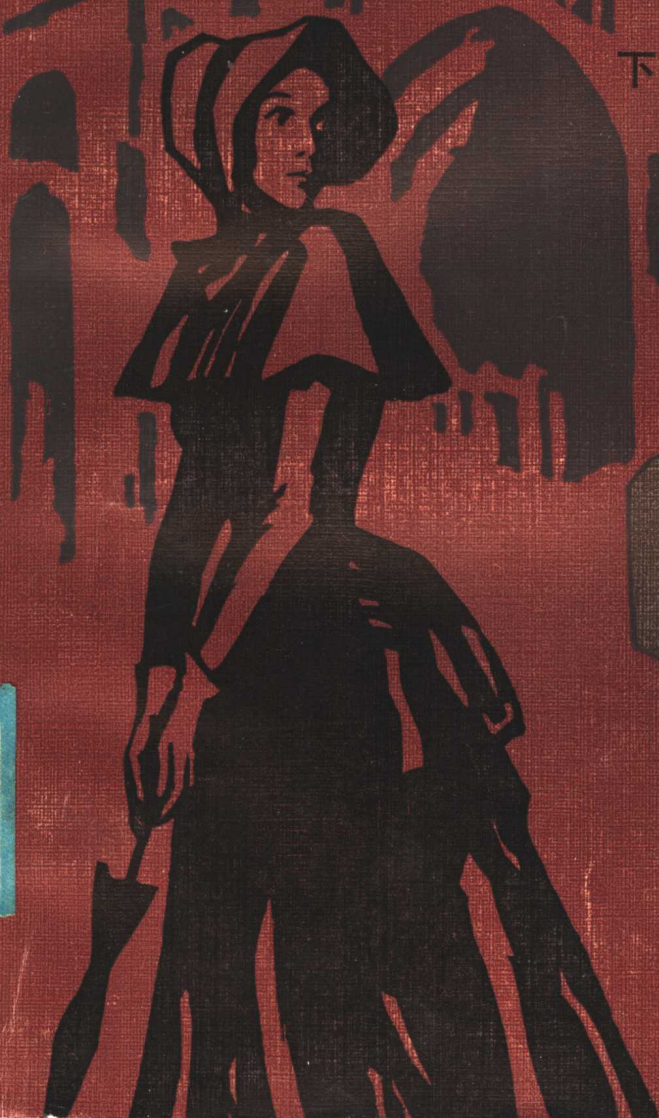


BALIDEMIMI

巴黎的秘密

下 册

[法国] 欧仁·苏 著
成钰亭 孟安 译
沈祖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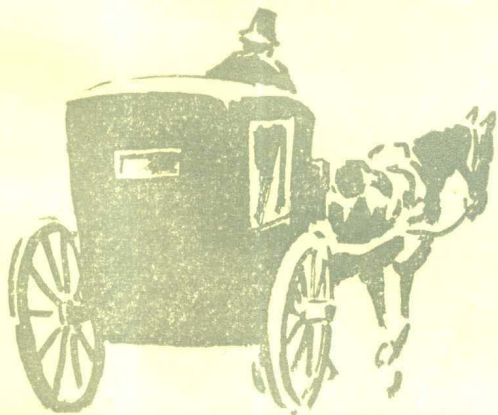


巴黎的秘密

下 册

〔法国〕欧仁·苏 著

成钰亭 孟安 译
沈祖诒



责任编辑：文 庵

封面扉页：何礼蔚
题图

[法]欧仁·苏著

巴黎的秘密 (下册) 成钰亭 孟安译
沈祖诒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6.375 字数：590,000

1982年11月第一版 198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8,000

统一书号：10116·924

定价：2.50元

目 录

第三部

- | | | |
|------|------------|---------|
| 第一章 | 塞西莉 | (3) |
| 第二章 | 笑面虎第一次遇到苦恼 | (14) |
| 第三章 | 遗囑 | (35) |
| 第四章 | 水贼岛 | (48) |
| 第五章 | 水贼 | (58) |
| 第六章 | 母与子 | (76) |
| 第七章 | 弗明索瓦和阿芒迪娜 | (94) |
| 第八章 | 小客栈 | (112) |
| 第九章 | 滥用信任的受害者 | (124) |
| 第十章 | 沙优街 | (145) |
| 第十一章 | 德圣雷米老伯爵 | (158) |
| 第十二章 | 交谈 | (171) |
| 第十三章 | 搜查 | (189) |
| 第十四章 | 再见 | (208) |
| 第十五章 | 回忆 | (219) |
| 第十六章 | 船上 | (236) |
| 第十七章 | 再见面的幸福 | (246) |
| 第十八章 | 格里丰医生 | (265) |

第十九章	画像	(271)
第二十章	刑警队长	(279)
第二十一章	猫头鹰	(284)
第二十二章	引见	(300)
第二十三章	穆尔弗和波利多里	(317)
第二十四章	事务所	(342)
第二十五章	勿行邪淫	(356)
第二十六章	监狱	(388)

第四部

第一章	讽刺鬼	(405)
第二章	布拉尔执达吏	(427)
第三章	弗朗索瓦·热尔门	(442)
第四章	狮子坑	(461)
第五章	讲故事	(489)
第六章	《小家伙和一斧砍》	(503)
第七章	处罚	(548)
第八章	鲁道夫和萨拉	(581)
第九章	Furens amoris	(602)
第十章	救济院	(618)
第十一章	希望	(653)
第十二章	父与女	(666)
第十三章	婚礼	(631)
第十四章	比塞特	(691)
第十五章	打扮	(726)
第十六章	马夏尔和操刀鬼	(740)

第十七章 上帝的旨意..... (746)

尾 声

第一章 盖罗尔施坦公国..... (761)

第二章 阿梅莉郡主..... (785)

第三章 发愿..... (817)

最后一章 一月十三日..... (826)



第 三 部



第一章 塞西莉

在请读者参与塞拉芬太太和皮普勒太太的谈话之前，我们先关照一下读者，阿娜斯塔西娅对于公证人的道德和信仰本是不疑心的，只是认为他对路易莎·莫莱尔和热尔门的严厉，却极端地不以为然。自然，女看门人对塞拉芬太太也抱着同样的反感。所以，为了我们下文所说的理由，皮普勒太太使用了灵巧的手腕：对女管家表面友好，实际上则掩饰着自己的疏远。

在明确谴责卡布里昂的不端行为之后，塞拉芬太太又说道：“布拉达曼蒂（波利多里）现在怎么样了？昨天晚上，我给他写过信，没有回音。今天早晨，我来看他，又不在……我希望这一次运气会好些。”

皮普勒太太怏怏不乐的样子，说道：

“奇怪了，真不凑巧！”

“怎么？”

“布拉达曼蒂先生还没有回来。”

“这真使人受不了!”

“是很讨厌，不幸的塞拉芬太太!”

“我有许多话要跟他说!”

“这叫命中注定!”

“何况我需要制造借口才能到这里来。因为弗兰先生总是疑心我认识个卖假药的，而他又是个如此虔诚……如此认真……你想……多费事!”

“跟阿尔弗勒德一样。认真极了，认真极了。什么事都发脾气。”

“布拉达曼蒂先生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吗?”

“他已经把人约到今天晚上六七点钟。他请我转告那个人，如果他还没有回来，就请那个人再来一次……就说晚上再来一次吧，他一定在家。”

阿娜斯塔西娅心里又说：“你等着吧！一个钟头以后，他就在到诺曼第的路上了。”

塞拉芬太太不满意的样子，接着说道：“我今天晚上再来吧。我亲爱的皮普勒太太，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大家都以为路易莎很正经，你知道她新发生的事吗?”

皮普勒太太两眼严肃地往上看，说道：“别提了，真叫人讨厌。”

“我是想告诉你，我们现在又没有佣人了，万一你听到有什么听话、肯干、正经的女孩子，请费心告诉我。好的佣人太难找了，得各方面去想法才行……”

“放心吧，塞拉芬太太。要是我听见有人谈起，我一定告诉你……只是，好人和好位置一样不容易碰到。”

接着，阿娜斯塔西娅仍是心里说：“我再也不会把可怜的女

孩子送给你，让人家在你家里挨饿！你那个主人太刻薄太坏了，把那个可怜的路易莎和不幸的热尔门一齐告发出来！”

塞拉芬太太又说道：“我无需说我们那里是非常清静的，只要一个女孩子好好地干，就足够了。那个路易莎真是个好东西，做出那样的坏事来，尽管弗兰先生给她许多好的和圣洁的指导。”

“好吧……你放心好了。假使我听到有你需要的女孩子，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还有件事，”塞拉芬太太又说道，“如果可能的话，弗兰先生希望佣人没有家，这样，你知道，她就没有出门的机会，不会出去乱跑了。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的主人宁愿她是个孤儿……首先，雇用孤儿是做好事；其次，我已经说过，没有亲属关系，也就没有出门的借口。那个可恶的路易莎就是主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不对，我亲爱的皮普勒太太！所以，这就使我主人对于挑选佣人这样难对付。在我们这样虔诚的家庭里发生这样的事……太可怕了！好，今天晚上见。到布拉达曼蒂家来的时候，也顺便到比雷特老大娘那里弯一弯。”

“晚上见，塞拉芬太太，你一定会见到布拉达曼蒂。”

塞拉芬出去了。

皮普勒太太说道：“她钉布拉达曼蒂钉得真厉害！有什么事呵？……可是他，在到诺曼第去之前，又是那么地避着不见她呵！我真怕塞拉芬这个女人不肯走，再说，布拉达曼蒂还等着昨天来过的那位太太呢。我没有看清她，但这次我可要好好地看看她。正如那天来找不值钱的指挥官的那个女人一样。她以后没有再来过。那个贪小利的指挥官……为了教训教训他，我要把他的柴烧光！……对！要烧光他的柴！……追女人的倒霉家

伙……去你的吧！只给十二个法郎，别说你那件闪光的睡衣！有用处没有呢！……布拉达曼蒂那位太太是什么人呀？……是个布尔乔亚，还是个一般的平民？……我很想知道一下，因为我象喜鹊那样爱打听，这又不是我的过错，天生的嘛。上帝造就了我的生性！……哎……想到一件事，而且是一个怪念头，打听一下那位太太姓啥！我要试试。这是谁来了？啊！是我的房客大王。鲁道夫先生，敬礼！”

皮普勒太太用左手反放在假发那里，做了个敬礼的姿势。

果然是鲁道夫，他还不知道达尔维尔已经死了。他一边进来一边说：

“你好，皮普勒太太，笑面虎小姐在家吗？我要跟她说句话。”

“她？这只小猫，不在家到哪儿去呀！她的活儿呢？罢工啦？……”

“莫莱尔老婆怎么样？恢复一点了没有？”

“恢复了一点，鲁道夫先生……依赖您或您代理的保护人，她和孩子们现在都特别幸福……真是如鱼得水；他们有火炉，有空气，有好床，好食品，有个保姆侍候他们，还不提笑面虎小姐，她一边象小海狸那样工作，一边又不显露出来，而实际上仍旧照看着他们！……此外，您还打发一个黑人医生来看过莫莱尔老婆……哎！哎！哎！鲁道夫先生，您说，这个黑人，难道不是烧炭的医生吗？他可以为他们诊脉而不脏手。没关系，颜色不碍事，不失是位有本事的医生！他让莫莱尔老婆吃了一服药，马上就见轻了。”

“可怜的女人！他总是很忧郁。”

“是的，鲁道夫先生……这有什么法？……丈夫发疯……”

路易莎又在狱里……您看，她的路易莎，真使她伤心！对于一个正经人家，真可怕……刚才公证人的女管家塞拉芬大娘来这里讲了可怜的女孩子许多坏话，我想要不是我有个钉子要让她吞下去，我一定不肯跟她拉倒。但那时，我并没有发作。她倒有脸问我有没有一个熟悉的女孩子，可以介绍到齐啻鬼公证人家去替代路易莎？……他们真狡猾和小气！您想得到吗，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要一个孤儿作佣人。您知道为什么吗，鲁道夫先生？真聪明，因为如果是孤儿，就没有父母，也就没有出去看他们的机会，于是就安安静静蹲在家里！其实，并不如此，这仅是个假象。其实是想折磨一个什么也不会计较的不幸少女，因为没有人指教她，他们可以尽量地骗取她的工资。不是吗，鲁道夫先生？”

“对……对……”后者样子忧虑地回答说。

鲁道夫听说塞拉芬太太要找一个孤儿来代替路易莎侍候弗兰，在此情况下，他想出了一条可能会达到惩罚公证人的办法。皮普勒太太说话期间，鲁道夫逐步地更改思想中为塞西莉准备的角色，这是他为处罚残害路易莎·莫莱尔的刽子手的主要工具。

皮普勒太太又说道：“我肯定您的想法相同，是的，我再重复一次，这些人在自己家里只想要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好剥夺她的工资。所以，我绝不愿意把人介绍给他们。此外，我也不认识任何人……即使我认识人，也决不让她进这样的人家。不对吗，鲁道夫先生？我是不是有道理？”

“皮普勒太太，你肯帮我一个大忙吗？”

“鲁道夫先生，我的老天……要不要我往火里钻，在油锅里炸我的假发？还是要我咬一个人？……您说吧……我全听您

的话，我以及我的心，全是属于您的……除了往阿尔弗勒德身上射箭……”

“你这你放心，皮普勒太太……事情是这样的……我要安置一个孤女……是外国人……从未到过巴黎，我想叫她进到弗兰家去……”

“您真使我透不过气来！……怎么！在这个人家！在这个老吝啬鬼家里！……”

“总是个位置……如果我说的这个少女在那里不如意，还可以出来……但至少她可以马上赚钱来养活自己……我对她也可放心。”

“鲁道夫先生，这是您的事，反正我已经告诉您了……尽管这样，如果您觉着位置好……那您作主……其实，有关公证人，应该说句公道话，虽有反对的，可也有赞成的……吝啬得象一只狗，坚硬得象头驴，信仰象个管圣物的，这都对……但是为人正经，世上少有……家里伙食不好，而且每日相同。最后，在这人家里，工作需要象匹马，而且罗唆得要命……一个少女再也不会走歪路，路易莎，是个例外！”

“皮普勒太太，我向你漏一件秘密。”

“加利马尔家出身的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相信天上有一个天主……阿尔弗勒德只穿绿色礼服，向您起誓，我象一条鲤鱼那样守口如瓶……”

“千万别告诉皮普勒先生！”

“我冲老爱人的脑袋发誓，假使是正经事……”

“啊！皮普勒太太！”

“那么我们即使对他说，他什么也不会知道。对于他，无辜和阴谋，简直等于六个月的婴儿。”

“我相信你。你听我说。”

“我们之间是生死之交，我的房客大王，您尽管说就是了。”

“我说的那个少女犯过一次错误……”

“知道了！……假使我不是十五岁上嫁给了阿尔弗勒德，我也许犯过五十次……上百次错误！我！您看，真是无法无天，他那个……幸亏皮普勒在道德上熄灭了我的……否则，我会叫男人发疯的。我这是告诉您，您那个少女只犯过一次错误，还有希望。”

“我也这样相信。这个少女在德国我一个亲戚家做佣人！亲戚的儿子就是这次错误的主角，你懂吗？”

“好！我懂，就仿佛这次错误是我犯的那样！”

“做母亲的把佣人赶出来了。但那个年轻的男孩子竟胡涂得离开了父亲的家，把不幸的女孩子领到了巴黎。”

“这有什么法！这些年轻人。”

“头脑昏过之后，理想就来了，而且是理智的思想，特别是随身带的一点钱已经花完。这位年轻的亲戚就来找我了，我同意给他一点钱让他回到他母亲那里去，但条件是他必须把女孩子留在我这里，我想法给她安排个工作。”

“如果皮普勒能让我生一个儿子的话，我求之不得地让他这样做。”

“那么，你同意了，我真高兴。不过，这位少女既是外国人，因此也没有保人，所以很难安排她……如果你肯对塞拉芬太太说，有一位在德国落户的亲戚新近把一个少女托付给你，也许公证人会把她收留下来。我也就加倍地满意了。塞西莉，这是她的名字，过去仅仅犯过错误，在象公证人这样一个严肃

的家庭里，一定会改过的。正是为这个缘故，所以我非常愿意看见这个少女进到雅克·弗兰家里。我毋须说，又是象你这位受人尊敬的介绍人……”

“啊！鲁道夫先生。”

“受人尊重的介绍人。”

“啊！我的房客大王。”

“经你这一介绍，塞拉芬太太一定会收留她。如果是我介绍的话，就……”

“肯定！好象我介绍一个男孩子那样！那好，就这样讲定了。对！我来办最合适……正好，我对塞拉芬有点不满意，要强迫她答应下来！鲁道夫先生，这件事我保证！我要她正午看到星星，告诉她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我有个堂妹加利马尔到德国去了，现在我刚收到来信，说她也象她丈夫那样死在德国了，她女儿成了孤儿，因此就应该由我负担。”

“很好，你亲自把塞西莉领到弗兰家去，别跟塞拉芬太太多谈。你不见堂妹足有二十年了，你有什么好回答的呢？因为自从她到德国去以后，你就没接到过她任何消息。”

“啊！如果少女只说德国话呢？”

“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是我亲自教的；你除了恳切地把她托付给塞拉芬太太之外，别的事你都不用管。……不，我想到了，还是不要这样做妥当些，强叫她办的事，她也许会疑心你。因为你知道，往往是别人请你办一件事，反而遭到拒绝……”

“您这话是对谁说的？我常常拒绝那些求我的人，就正是为此呵。假使他们什么也不求我，我就无从拒绝了。”

“这些事常常是这样发生的。还是不要先向塞拉芬太太

谈，等她来了才提的好。只跟她说塞西莉是个孤儿，外国人，年轻，貌美，对你是个很重的负担，你对她只有一般的感情，过去跟堂妹不和，对她这份‘礼物’，一点也不欣赏。”

“天哪！您的心眼真多！但是放心好了，我们两个成一对。鲁道夫先生，我们两个心中有数！我想到当我真是个烂污货的时候，您如果是我这种年纪……嗯，您说？”

“住口……万一皮普勒先生……”

“啊，是的！可怜的老爱人，他只想到逗笑的事！您不知道，卡布里昂又出了个新花招！——我将来再给您说——至于您这位少女，您放心好了，我打赌一定把塞拉芬引来，求我把亲戚安排在他们的家。”

“亲爱的皮普勒太太，如果办成功，我这里给您一百法郎。我不怎么富有，可是……”

“鲁道夫先生，难道您取笑人吗？您以为我办这件事，是为了钱吗？天哪，这纯粹是为了友谊。不过，一百法郎！”

“不过，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少女叫我多负担些日子，负担几个月的话，那我花费的何止这个数目。”

“鲁道夫先生，那这一百法郎，就是给您帮个忙。您来到这所房子里，对于我们来说，真是抽到一支好签。我要到屋顶上去喊，您是房客大王……哎，一辆马车！一定是布拉达曼蒂那个小太太。昨天她已经来过，我没有看清……今天，我要点个灯笼，好好地端详端详她，为打听她的姓名，我要发明个法子，您会看到我是怎么干的，这会使我们开心。”

“不，不，皮普勒太太，这位夫人的姓名和长得怎样，倒不重要。”鲁道夫一边说，一边往屋里躲。

“夫人！”阿娜斯塔西娅迎着那位太太问道，“您找谁，夫人？”